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荀悅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建武侯靳歙有功遷爲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柏人亭欲爲逆上宿心動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乃去之初上過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辱之貫高謂王曰皇帝遇王無禮請殺之王嚙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皇帝得復德流乎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長者終不背德何謂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坐之乃陰獨爲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送歸于縣給衣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如洛陽令人無得衣錦繡綺

穀絺紵九月至自洛陽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來朝置酒前殿上爲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十有一月徙郡國大族豪傑名家十餘萬戶以實關中婁敬之計也十有二月行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發覺同謀者趙午等十餘人皆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就檻車送詣長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言上曰壯士哉令人私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親戚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具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嘉貫高之節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天絕吭而死趙王張敖尚魯元公主故封敖爲宣平侯

荀悅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大義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減死可也侯之過歟初捕趙王詔有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皆賢召見之漢朝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爲郡守春正月徙代王如意爲趙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荆王楚王齊王長沙等十人髡鉗爲王家奴從王就獄後上聞田叔孟舒

據舊鈔本增補二十字

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羣臣爭之不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固爭之上問其狀昌爲人剛直少言對曰臣雖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必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臣期不奉詔昌嘗奏事上方擁戚夫人昌還走上追之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桀紂主也上笑之後上嘗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謂符璽御史郎趙堯進曰陛下所爲不樂者非以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不能自全也上曰然堯曰宜爲趙王置貴強相呂后太子羣臣素

所憚者上曰誰可使對曰周昌可相趙王上謂昌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憂趙王非公莫可相者乃以昌爲趙相以趙堯代昌爲御史大夫初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士也且代君位昌矣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卒如方與公言九月陳豨反代相陳豨下賓客從車千餘乘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信韓信既廢恐懼怨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于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反上欲自擊之建成侯周緤泣曰陛下常自行是無人可使初緤從上每有不利終無離上之心上以爲愛我賜上殿不趨上遂東至邯鄲選壯士可令將者四人各封千

（代相反豨之時帝稱慕魏公子無忌之養士及爲相守邊）

戶侯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戶上曰非爾所知
夫陳豨反趙代皆豨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
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
弟心乎復求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樂鄉侯號曰華成
君令吏民爲豨所刼略皆赦其罪問豨將皆故賈人
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與金購豨將將多降是時沛
人任敖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爲上黨太守堅守不
下封敖廣阿侯御史大夫趙堯擊豨有功封江邑侯
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
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已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
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決具奏以聞

遺（舊鈔本遺）

十一年冬十月遺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
謀反與陳豨爲內應欲夜詐詔諸宮徒奴以襲呂后
太子其舍人告之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
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遂執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
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爲女子所執上自邯鄲至洛
陽召蒯通將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之
時臣但知有齊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
爭逐之高材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爲陛下所
爲顧力不能可盡烹邪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
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
衛諸羣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揖曰禍自此始

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內非有矢石之難而益封
置衛者以今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
衛君非所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以家財給軍何
從之上大悅立皇子恒爲代王都晉陽赦天下三月
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陳豨時徵兵梁王梁王但
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輒曰王始不行
見讓而往即爲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疾
梁王太僕有罪亡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
赦爲庶人徙之蜀道逢呂后於路涕泣曰無罪願歸
昌邑呂后與俱還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
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
乃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收視者輒捕之梁
太傅欒布爲彭越使于齊還報命首下祠而哭之上
欲烹之方提頭趨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
彭越項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萬世今一徵兵王不自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
以苛察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
如死請就湯鑊上赦之拜爲都尉於是醢彭越以醢
遍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陰有疑
謀立皇子恢爲梁王皇子友爲淮陽王夏四月上行
自洛陽五月遣楚人陸賈使南越立尉佗爲王佗者
秦時爲南海郡尉因天下之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佗

椎髻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季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行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於王天子爲百姓勤勞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王且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墳墓夷滅宗族遣一偏將將十萬師以臨越越人即殺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佗乃蹷然起坐而謝曰吾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賢賈曰王則賢矣復問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治中國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已來未曾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嶇嶇山海譬猶漢之一郡何乃比於漢也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起中國何遽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餘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詩書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乎賈對曰陛下居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而滅向使秦已兼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上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今

成敗之國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秋淮南王黥布謀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韓信與彭越今皆死矣餘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尹薛公曰布何故反對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乃言薛公於上上召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布出下計陛下高枕而卧耳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何謂中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見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安出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王此皆爲身不顧其後不爲百姓萬世之業也上曰善封薛公爲千戶侯上遂自征布赦死罪已下皆令從軍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布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爲三欲以相救爲奇兵或謂楚將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分軍爲三布散其一兩軍散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敗其一軍而二軍皆走布遂與帝遇于蘄西會甀布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之上謂布曰何苦反布曰我欲爲帝耳上罵之遂戰布敗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長沙王使人殺之上擊布也數使使勞相國或謂何曰君居關中甚得百姓心上畏君傾動關中君何不多買人田宅賤貰貸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之上還過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世之後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人世世無所與又以豐比沛既至長安立豐縣豐之枌榆故廬社皆如舊制也周勃定代斬陳豨或言燕王綰與豨通謀上召盧綰盧綰謂其臣曰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疾病呂后婦人專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稱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之綰將其家屬與數千騎居長城下欲候上差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爲吳王濞者郃陽侯仲之子也已拜上相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慎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十有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使相國自謝民後蕭何爲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槀爲禽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爲人請吾苑乃詔下廷尉王衛尉諫曰相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錢爲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因事苟有便於人而請之宰相職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拒楚數年及陳豨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今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爲秦始皇帝置守塚三十家楚隱王一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熒惑守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皇子建爲燕王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良醫曰可治上怒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呂后問曰陛下即百歲之後蕭相國終孰可代者上曰曹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佐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爲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所知先是上嘗疾困惡見人詔戶者無納群臣群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計事顧獨枕一宦者嗟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留侯爲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角

里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令太子卑辭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爲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呂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初黥布反時上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乃令呂后對上泣涕而言黥布善爲兵諸將皆陛下故人今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莫肯爲用且懼布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乃自行及舊本傳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太保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國大亂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使滅絕秦祀臣敢以死爭之上雖聽之而心欲廢太子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臣等故來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爲之輔羽翼已成難搖動也太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賢士大夫共安輯之至于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

甲辰帝崩于長安宮呂后畏諸將大臣與審食其謀欲盡誅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萬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代此四人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內叛諸將外反亡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上已崩遂亡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讚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見于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

舊鈔本無之字

舊鈔本無政字以字

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下矣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諱盈之字曰滿

前漢孝惠皇帝紀卷第五 諱盈之高帝子在位七年字曰滿 荀悅

皇帝五月丙寅即位年十六尊高后曰皇太后凡帝母稱皇太后帝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娣七子八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制婕妤娙娥容華充衣而元帝加昭儀之號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爵比刻侯娙娥視中二千石爵比關內侯容華視真二千石爵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爵比中更充衣視九百石爵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七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又有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

百石消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賜吏民爵其喪事將軍已下至佐長吏賜金錢各有差六百石已上有罪當刑械者皆容繫之民年七十已上十歲已下有罪當刑者免之吏六百已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叔孫通爲太常定園陵宗廟及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所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太祝迎神于廟門外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禮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

不以管絃欲使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樂歌再終也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既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元年冬改諸侯王相國爲丞相十二月趙王如意薨謚曰隱王先是太后囚戚夫人于永巷髡鉗之令舂且歌曰子爲王兮母爲虜終日常舂兮與死同伍相去數千里誰當可使告汝呂后聞之曰欲倚弱子邪召趙王欲誅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使者三反王不行呂后乃召周昌周昌至復使召趙王上知太后怒自迎王於霸上夾與起居數月上晨出苑中獵趙王不能早起太后鴆而殺之周昌乃謝病不朝見呂后乃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以喑藥使居鞠室中名曰人豕召帝視之帝驚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不堪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不聽政事賜民爵初元年故也凡賜民爵所以宣恩惠慰人心必有所由也徙淮陽王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王來朝王上之庶兄也上與王讌飲太后前置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酌鴆酒令齊王爲壽齊王起上亦起太后恐自反巵酒王怪之因僞醉而出齊內史令王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爲湯沐邑太后嘉而許之乃遣王歸國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於蘭陵人家井中乙亥夕始不見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本志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微之應夏五月大旱郃陽侯仲麃七月相國蕭何薨謚文終侯初何病上自臨問百歲之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上曰曹參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何死不恨初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園屋且曰後世賢師吾約不賢毋爲勢家所奪癸巳齊丞相曹參爲相國初參在齊召長老諸先生數百人問以時政長老諸先生言人人殊異膠西蓋公治黃老術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師蓋公齊國大治初

田榮欲叛項羽刼齊處士不預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在刼中及榮敗二人愧之隱居深山蒯通謂曹參曰彼東郭先生隱居不出君未嘗卑禮下節以求士也願足下禮之參曰諾皆以爲上客而齊人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用其策已而羽欲封之亦不肯受封曹參聞蕭何薨告其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矣使者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齊相有隙至何疾所推賢惟參參爲相國遵何之政擇郡國吏謹厚者即除爲丞相史其文刻深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見人有細過專覆蓋之府中無事上怪而問參不治政事之意參對曰陛下聖德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問陛下視臣孰與蕭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時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具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因寧謐

三年春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繇爲東甌王初繇與諸粵俱佐諸侯伐秦繇功未錄故立爲王都甌東號東甌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屬一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尉佗稱臣奉貢殯石于繇諸一

諸粵舊鈔本無諸

于公舊鈔本補

宜陽舊鈔本
今據補

四年十月立皇后張氏帝長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配帝

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爲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春二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大赦天下除民挾書律長樂宮鴻臺災雨血于宜陽一頃本志以爲血者洪範所謂赤祥也一曰凡雨血有大誅三月未央宮永巷災丙子織室災本志以爲永巷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皇后之象也天誡若曰皇后無宗廟之德云耳後

變舊鈔本大無其字

舊鈔本空一字

嗣果絕其于洪範爲火不炎上視不明之咎洪範者天人之變其法本于五行通于五事善惡吉凶之應于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臘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亂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水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

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
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
沴木金爲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陽若厥福康寧言
失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
虫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
白祥惟火沴金火爲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
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
則有蠃虫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
眚赤祥惟水沴火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
厥福富聰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
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

黑祥惟土沴水土爲思思曰心心曰睿睿作聖聖時
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
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
有腹心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皇
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
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
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
五年十月雷桃李杏棗實常燠也春正月發京師六
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三
月上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常獻果今櫻桃始熟
願陛下取獻宗廟諸果獻自此始初通秦時徵爲待

詔陳勝等起反二世詔問羣臣博士羣臣博士咸曰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宜急發兵擊反賊二世怒通進
曰今明主在於上法令具於下安得有反賊乎此真
狗盜鼠竊耳二世乃按誅諸言反者而拜通爲博士
出曰幾不免虎口乃遂亡後從漢及天下定通乃召
魯諸生學者以定儀法魯召二人不肯行曰公爲人
臣不忠專面諛不諫苟免今兵革未休死傷者未收
乃欲定禮樂公去矣無汙我通曰子真鄙儒不知時
變乃去之漢諸禮儀皆通所定然猶草創未能具備
矣夫禮樂聖人之所以興化致治太平之本也本志
曰五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宜急治身者斯須忘

禮則暴慢及之爲國者一朝忘禮則荒亂及之人含
天地陰陽之氣有善惡喜怒哀樂之情人稟其性而
不能節也唯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
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
有男女之情有妬忌之心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
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
之禮有尊爲崇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喪有哭踊之
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情邪人足以防其
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訟之獄繁喪紀之
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朝覲之禮

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矣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謌詠言鍾石管絃盡其敬意而不多其財賄盡其歡心而不留其聲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明王設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

舊鈔本禮經

舊鈔本譙下有訥音二字小注俍作哀下有侈音二字小注

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王者必因先王之禮樂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人之心稍稍制作至于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故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三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縱橫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夫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人疾是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纖微譙俍之音作而民憂思闇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和睦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放之音作而民淫亂故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奪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於中而發於外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足以感動民之善心不使邪氣得襲焉是先王立禮樂之方也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咸池備矣六莖澤及根莖也五英茂也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濩救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勺言酌先王之道自夏以往其流不可得聞也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器用陳張周官具矣夫禮樂者威儀足以亮目聲音足以動耳詩謌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觀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君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莫不虛已竦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通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耀日新化上遷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至于萬物化天地順而嘉應祥故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至於末世衰亂殷紂斷棄先祖之正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周道既缺而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禮樂大壞諸侯設兩觀乘大輅大夫八佾舞于庭政遂陵遲而不變於是桑

間濮上鄭衛宋楚之聲並出內則致疾短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之人因而飾之以淫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閱故秦穆公遺戎樂而由餘去齊人饋女樂而孔子行自此禮樂喪矣漢興乃復存之禮樂古事稍稍增集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八月相國曹參薨謚懿侯九月長安城成十月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賜民爵戶一級六年十月齊王肥薨謚悼惠王夏六月武陽侯樊噲薨謚曰武侯留侯張良薨謚文成侯高帝十四年留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及薨與石幷葬後置太尉官周勃爲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自先王之立官名雖

不同其致一也昔伏羲氏龍師名神農氏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氏鳥師鳥名顓頊以來爲民師民名有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唐虞致羲和四子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種百穀契作司徒訓五品臯陶作士官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作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所聞畧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太師太傅太保坐參天子而議政事不統職又立三少爲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兼卿而九秦兼天下建皇帝

之號改立臣官漢因循而不革從簡易隨時之宜丞
相金印紫綬有左右丞相佐天子助治萬機高帝更
名相國綠綬後復爲丞相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銀
印青綬太尉有長史丞相置兩長史御史大夫置兩
丞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祕書受公卿佐
奏事舉掌劾章秩皆千石武帝置丞相司直掌左丞
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掌武衛本周官
末官秦因之金印紫綬位上卿太常掌郊廟祭祀禮
樂典經景帝更名太常卿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宿衛
屬官武帝更名光祿勳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諸侯
司馬太僕掌輿馬屬官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諸侯歸

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武帝更爲大鴻臚宗正掌視
親屬官治粟內史掌寶貨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
更改爲大司農少府掌山海河澤之稅及供養內職
屬官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
正監秩比千石中尉掌徼巡京師位秩與卿同武帝
更名執金吾太子太傅少府古官也將作少府掌治
宗室事景帝更名大匠詹事掌后太子家令景帝更
名長信少府武帝更名長樂少府將作官與詹事同
并職景帝更名大長秋成帝省詹事并大長秋典屬
國事掌蠻夷降者武帝省職并鴻臚內史掌京師景
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

爲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名爲都尉武帝
更名爲右扶風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秩比二千石
丞六百石皆秦官唯內史爲周官司隸周官漢爲司
隸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外及掌四城門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
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駙騎馬長水校尉胡騎校尉
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掌輜
重騎士皆武帝時置之西域都尉并加官以騎都尉
使護西域有副校尉宣帝置也自司隸已下至副校
尉秩比二千石有左右丞秩六百石五官中郎將左
右將軍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

夫秩比二千石掌論議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奉車
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秩皆二千石侍中
左右諸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皆列侯將軍大夫
騎都尉尚書封令太醫令太官令至郎中無常員多至
數十人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其後侍中或
特綰諸曹吏綬尚書奏事諸吏問舉劾按不法散騎
並乘車輿給事中黃門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
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郎左右有給事中黃
門侍郎位從將軍大夫官皆秦制也凡爵二十級一
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褭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
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

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馬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十九曰關內侯二十曰通侯以賞功勞皆秦制諸侯王高帝初置之金印紫綬治其監官掌監郡縣秩比六百石後爲刺史郡守掌治其郡郡都尉掌左守典職皆有丞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比千石下至六百石而不滿萬戶爲長秩皆五百石皆有丞尉皆秦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荀悅曰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爲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爲所以爲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爲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揔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竭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變而通之夏

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爲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爲非以爲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

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凡長吏秩二千石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已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已上皆銅印黃綬其後雖不及六百石其長相皆墨綬除入百石五百石秩

荀悅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尊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卹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

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爲所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是謂正朔王者惡之夏五月日有食之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宮太后哭而淚不下侍中張辟強者張良子年十五餘謂陳平曰太后泣不下淚者畏君等危呂氏宜請呂產呂祿爲將監南北軍事太后必喜君等免禍平從之太后果喜而泣之淚下九月皇帝葬于安陵

讚曰本紀稱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傅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愛篤矣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枉流濫哉深可悲矣

前漢孝惠皇帝紀卷第五

右通直郎特添差充紹興府會稽縣丞莊革校正

諱雉之字曰野雞

前漢鴻烈卷第六

荀悅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立爲皇帝皇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台爲楚王台弟產爲梁王祿爲趙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

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呂后獲於楚食其常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相監宮中事加郎中令群臣皆因決事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惠帝欲誅之平原君朱建爲說惠帝幸臣閎籍孺曰君幸於帝天下莫不聞者今辟陽侯幸于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之今日辟陽誅明日太后含怒亦誅君耳於是籍孺懼入言於帝而出之朱建者故黥布相也布之反建諫止之高帝賜建號平原君建爲人口辯初名廉直行不苟合辟陽侯欲交建建不肯及建母死家貧無以收葬陸賈乃見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何乃賀我賈曰平原君必不知君者爲其母今其母死家貧無以葬之君誠能厚送葬之則彼爲君死矣食其乃奉百金列侯貴人以食其故往贈送之凡百金而建受之及呂氏之誅其卒見全者皆建之力也後淮南厲王長誅食其建以食其客故事及之建自殺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帝欲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賜民爵戶一級夏五月丙申趙王宮中叢臺災立孝惠美人子五人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秋七月桃李花高后怒御史大夫趙堯之爲趙王謀也免

堯之抵罪上黨太守任敖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正月詔班序列侯功臣位次藏于高廟世世勿絶嗣二月乙卯晦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日蝕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立襄城侯弘爲恒山王

行五銖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焉周制則有文凡錢外圓內方輕重以銖周景王以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外有周郭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復輕之齊悼惠王子章入宿衛封朱虛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其在洪範爲水不潤下

四年夏四月少帝出怨言知高后殺其母后乃幽之于永巷詔曰皇帝久病昏亂不能奉宗廟廢之五月立恒山王弘爲皇帝

五年春三月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是時禁南越關中市鐵器尉佗曰先帝與我通使勿絶今高后聽讒臣之言別異蠻夷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自以爲功今自稱越帝欲攻長沙秋八月淮陽王強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陽行五分錢朱虛侯弟興居封東牟侯皆入宿衛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趙王友死于邸
呂氏女爲趙王后王后姊讒王於高后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年後吾必擊之高后怒之至邸令衛士圍
之不得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謚爲幽王後徙
梁王恢爲趙王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
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
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
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
則日月失行中道南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東
至角西至婁夏至日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
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日至於牽牛去極
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
春分西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
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
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
退而短陰勝故爲寒凉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
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
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暑(奇)恒燠若一曰晷長爲淫
若晷短爲旱若脅爲扶扶者邪臣進正直疏君子不
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
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
冬至從黑道然一決之於房從中道若月失道而妄
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
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
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云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凡災異所起或分野
之國角亢氐韓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
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營室東壁衞也奎婁魯也
胃昴畢趙也觜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
軫楚也
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
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
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
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
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
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德稱易積善有慶則有
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
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
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
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咎
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

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爲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

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獘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獘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呂產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澤高帝族昆弟本以將軍擊陳豨有功故封齊齊人田生嘗游乏資以千澤澤以金三百斤金爲田生壽乃謂太后所幸中謁者張釋卿曰太后欲王諸呂及重自發之恐大臣不聽今釋卿最幸于太后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呂氏既王萬戶侯亦釋卿有釋卿從之諸呂已爲王高后賜釋卿金千斤釋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又說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今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今令太后裂地十餘縣以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遂封澤爲琅邪王夏五月尊昭靈夫人爲昭靈后武哀侯爲武哀王高帝

姊宣成夫人爲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呂產女爲趙王后後宮皆諸呂女也擅權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而殺之王怒悲憂自殺呂后以爲用婦人言故自殺無思奉宗廟之禮廢其嗣朱虛侯章怒呂氏專權侍宴高后令章爲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后可之酒酣章進起舞曰請爲太后作歸田之歌皇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而去之高后嘿然有頃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太后及諸左右大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章大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爲強是時大臣憂諸呂之亂

舊鈔本概下有音記二字小注

陸賈說陳平周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權不分今爲社稷計在二君掌握耳何不能交太尉勃乎以千金爲太尉結歡勃亦如之遂戮力同心乎乃賜賈金五百斤僮百人八月燕王建薨南越侵長沙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之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高后夢見物如蒼狗擊后腋忽然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河內水溢流萬家秋九月辛巳高后崩于未央宮諸呂恐爲大臣所誅謀作亂欲廢少帝而立呂產朱虛侯婦呂祿女密聞其謀告章章乃使人

陰告其兄齊王嬰令發兵西章及與居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誅諸呂立齊王齊王令人誘瑯邪王欲令與二國兵瑯邪王既至因留之悉發瑯邪兵以中尉魏勃爲將軍并將之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擊齊王嬰乃陰與齊王約留兵屯滎陽曲周侯酈商其子寄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執刼商而令寄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義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少帝幼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綬因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祿然其計報產及諸呂多以爲不便計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軍而棄軍呂氏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之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統北軍兵而朱虛侯將率千人入未央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謀以爲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毋家薄氏君子也且代

王親高帝子於今爲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呂之始王也呂后畏大臣及有口辨者陸賈爲太中大夫自度不能爭之乃謝病免於是以所使越時囊中裝千金以與五子各二百斤令爲產業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其子約曰過汝家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有寶劒直百金所取家得寶劒一歲中往來及過他家卒不過再三遊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甚顯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被執劫雖權賣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讚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爲故惠帝拱巳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笑及福祚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鴆毒生於豪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簒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漢南更紀卷第八